

一张战功奖状背后的故事

□李仕勇



杨爱亭的子女与建川博物馆工作人员



特殊奖状

逝世，年仅59岁。

这就是这张军功奖状获得者感人的故事。我想，云昆父亲的奖状和奖章远远不止这张，或许

还有许许多多……当然，每一个军功章的背后都会有一个感天地地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是值得我们铭记于心的。

半年前，云昆的母亲因病去世，她在整理母亲遗物时，意外发现她父亲杨爱亭的一张奖状。而她的父亲也因积劳成疾于1988年离开了人世。

这张奖状的图案非常特别，像是手绘的，也像是刻章那样刻后印的。奖状上上书：奖给团等功臣杨爱亭同志；下款书：华野补充师第三团政治处赠；奖状上的印章单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补充师第三团政治处。从奖状的内容来看，这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杨爱亭立了战功，受到团部的特别嘉奖。

云昆处理完她母亲后事不久，在美好家园的一次聚会上，云昆向我谈起这张奖状的事。言谈之中，她想把她父亲的这张奖状捐赠给博物馆，让它去一个更有意义的地方。经过思虑，我向她推荐建川博物馆很适合，她也认同，说还要征求哥哥姐姐的意见后再来确定。时隔不久，云昆打来电话，告诉我，她的哥哥姐姐同意把父亲的这张战功奖状捐赠给建川博物馆，不过要等她一家人从青岛回来，择时去办理捐赠手续，让我帮忙先与建川博物馆做好对接。

受云昆之托后，我与建川博物馆副馆长常建伟联系（建伟也是馆长的秘书）。刚好那时建川博物馆正集全馆之力，上下一心，正忙碌为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纪念馆的开馆做准备工作，建议捐赠时间往后推一推。此事一晃，又过去3个多月。再次约定，捐赠时间定于2021年10月26日上午10时。

捐赠那天，云昆与她的丈夫、儿子及哥哥姐姐一大早来到建川博物馆向博物馆捐赠他们父亲的战功奖状。建川先生因在外地出差，他委托藏品征集部主任陈华接待，并举行了简单的捐赠仪式。建川博物馆也向云昆一家人颁发了捐赠荣誉证书。陈主任还专门安排云昆一家人参观了建川博物馆。

在与云昆家人闲聊中，渐渐了解她父亲杨爱亭的一些故事。

杨爱亭于1928年10月13日出生于河北省清河县一个名叫寨子村的地方，家庭十分贫寒，曾因此一度过继给村中同姓之家，才得以生存。抗战时期，还不满18岁的他，就参加了村里游击队，后担任民兵队长，在华北平原配合新四军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因表现突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他又积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晋冀鲁豫军区的一员，此后一直跟随张国华将军从华

东野战军到第三野战军再到第二野战军，参加过莱芜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贵阳和成都战役等多次重大战役。随后杨爱亭不畏自然条件的恶劣，不惧自己的生死，和战友们一路战斗到西藏，直到西藏和平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建设新中国，他又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于20世纪50年代初转业到西南铁路局（现在的中铁二局前身），开始担任基层干部，后任工程段党委书记。曾辗转于四川、贵州、甘肃、云南、陕西、广西等地的崇山峻岭和湍急河流之间，靠肩挑背扛，先后完成了成渝、宝成、贵昆、成昆、襄黔、枝柳等铁路的修建，为中国的铁路建设奉献一生。

1986年，已是处领导的杨爱亭下基层检查工作时晕倒在地，才被送入医院，后被诊断为脑瘤。其实他早感不适，却不知告知别人，仍一如既往地投入全身心勤恳工作！后经医治无效，于1988年元月不幸

“马家花园俱乐部”往事

□石维明



马家花园俱乐部里，建于1960年的“苏式”影剧院。

在成都市民耳熟能详的马家花园斜对面，桃花江边有一个建于1957年曾热闹非凡的“俱乐部”，老成都人一般称它为“马家花园俱乐部”。

俱乐部西门开在马家花园路，正对桃花江，斜对面就是马家花园；东门开在通锦路，紧邻南北朝时期的著名寺庙万佛寺旧址，万佛寺也是宋代交子纸币的印务所。用现在的话来说，这个俱乐部占据了一个好口岸。

父辈常常得意地摆起马家花园、桃花江、俱乐部的龙门阵。抗战时期，这一带尚属荒郊野外。马毓智（1881年—1958年）在桃花江边建起乡间别墅，因别墅种植了若干海棠、月季、桂花、桃花、芙蓉花、玉兰、夹竹桃，被老百姓称为“马家花园”。1949年12月，马毓智参加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领导的“彭县起义”，解放后任成都市政协委员、四川省文史馆馆员。马家花园于1951年由成都市军管会移交正在修建成渝铁路的西南铁路工程局，先后被用作招待所、干部学校。铁路工程局进驻马家花园时，这一片为成都西北郊外的农田，与市区隔着水流湍急的饮马河（护城河）。历史上这里没有桥，抗战期间为方便市民“跑警报”，在城墙上开了一个豁口，在饮马河上架了一座简易木桥。1952年二野十七军军长赵建民任西南铁路工程局局长时，出物资、出人力，在饮马河上修建了一座钢筋混凝土大桥，桥名取方便郊区人民进出锦城之意，为“通锦桥”。至此汽车、马车能够南来北往，马家花园片区与市区融为一体。

而饮马河支流桃花江，因两岸茂盛的桃花而得名，历史上曾是成都文人雅士的赏花胜地。桃花江名为“江”，实则是一条小河。“江”上架有筒车，用于提水灌溉农田。我读小学时，经常在桃花江中游泳，有时也在江边“扳螃蟹”（抓螃蟹）。那时“江”畔茂密的竹林倒映水中，东岸皆是菜地，春风吹拂的时节，油菜花一片金黄。西侧种植了水稻，我和同学曾在田野中钓青蛙、夹黄鳝。到我上中学时，桃花江靠俱乐部一侧，已建有一排餐馆、茶馆、台球室、录像厅。桃花江水流逐渐减少，水面逐渐变窄，水的颜色逐渐变浑……

这个时候，我们就到对面的铁路俱乐部去玩。俱乐部约60多亩，进得俱乐部大门，便是几行茂密的法国梧桐树。如是盛夏，马上就会感到一阵清凉。梧桐树下有一排橱窗，有从《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剪下来的图片，有铁路职工美术、书法作品。

20世纪80年代，每逢大年三

十，国人最整齐划一的活动就是收看央视“春晚”，常常万人空巷。而在马家花园、铁路新村这一带，最具轰动效应的活动，就是俱乐部举行的“游园晚会”。灯谜、钓鱼、飞镖、射击、保龄球、写对联、盲人摸象等节目吸引了一众男女老幼。各种小奖品均提前半个月在城北荷花池购置，花费近10万元。须知，当时一名资深铁路职员，月薪一般为48元，从名牌大学分配来的新职员，月薪则是39元。

俱乐部文化茶园清一色的竹桌、竹椅。盖碗茶便宜，“三花”茶2角一碗，“特花”3角一碗。手执铁壶冲水的跑堂勤快地穿梭。茶客们或下象棋，或下围棋，或者逗鸟。记忆中全然没有麻将的痕迹。

灯光球场常常人声鼎沸，那是在举行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赛事。运动会开幕式也在这里举行。这个灯光球场由预制板和砖石砌成，可以坐2000人。受当时条件限制，球场没有加顶，所以唯一的不足是需要“看天吃饭”。有一次，正在看女篮比赛，突降大雨，没有准备草帽和雨伞的观众大都跑掉，还好，我戴了一顶草帽。女篮队员们在呐喊声中坚持打完比赛，浑身雨水和汗水交织。

俱乐部大院里，最扯眼的建筑是建于1960年的影剧院，这座时髦的苏式建筑，砖木结构，2400余平方米，第一层为“堂厢”，有30排，第

二层为“楼厢”，有7排，全场1000多个座位，均为木椅。那时，每天的《成都日报》三版下方，刊登有俱乐部影剧院的电影排片。记得电影开演前，总有一些没有在售票窗口买到电影票的人，手持几角钱“约票”（等退票）。上世纪80年代，宽银幕电影票3角一张，普通银幕则是2角5分一张。我在俱乐部影剧院观看过谢晋导演的“伤痕”片《天云山传奇》《芙蓉镇》，欣赏过上译厂译制经典《悲惨世界》《叶塞尼亚》《基督山伯爵》《简·爱》《苔丝》《斯巴达克斯》《卡桑德拉大桥》《野鹅敢死队》《砂器》，毕克、邱岳峰、童自荣、乔榛、刘广宁、向隽殊等知名配音演员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难以模仿的印记。

俱乐部斜对面，有一所砖瓦砌成的“苏式”院落，这便是阅览室。若干个房间摆放着乒乓球桌大小的桌子、长条凳。木质报架上有着《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四川日报》《成都日报》《讽刺与幽默》等供取阅。凭职工工作证、职工家属证，免费借阅杂志，但不能带走。杂志有《少年文艺》《苏联文学》《人民文学》《译林》《收获》《当代》《读书》《随笔》《故事会》《龙门阵》等。

每天傍晚，阅览室灯火通明，人头攒动，有下了班的职工，也有涮完锅碗的家属，还有就是像我一样的职工子弟。在精神生活相对匮乏之

文娛活动相对单一的年代，阅览室是我们这帮少年废寝忘食的地方。冬季，我们穿得很厚实。夏日，我们有冰棍解暑。俱乐部门口的果汁冰棍4分钱一支，牛奶冰棍、豆沙冰棍5分钱一支。我们照例是石头剪刀布一番，谁输了谁请客。

在阅览室轮流值班的职员有三人。其中一名中年女士，个子不高，椭圆形上架一副眼镜，总是习惯地从眼镜上方射出严峻的目光，审视每一名借阅者和借阅者还回来的每本杂志，看是否破损，是否缺了页码。我们都叫她赵阿姨。赵阿姨最爱说的一句话是：“小心点！杂志弄脏了弄坏了喊你妈来赔起！”我们都比较怕她，常在背地里评论，她的严峻目光“很俱乐部”，就是很古板的意思！

俱乐部隔壁就是铁路企业的文工团。1952年8月成立的文工团，设话剧队、舞蹈队、京剧队，300多名演职员。1957年参加“全国专业音乐舞蹈汇演”，参加汇演的演员受到了中央领导接见。1958中共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文工团组织演职员前往金牛宾馆，参加了文艺演出和会务工作。文工团每年都要排演新节目，赴铁路工地巡回演出。

记得一个星期六下午，我正泡在俱乐部阅览室津津有味看《译林》，姐姐来找我，手里攥着两张俱乐部影剧院的入场券，对我说：“抓

紧回去吃晚饭，七点半看文工团演出的话剧《泪血樱花》。”我扬了扬手里的杂志说：“不看！哪有《译林》上的小说《丽贝卡》好看！”当时不知道，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导演的经典悬疑片《蝴蝶梦》就是改编自中篇小说《丽贝卡》，很多年后，我得以欣赏了《蝴蝶梦》，震撼不已，这是后话。当时，姐姐神秘地笑笑，“这两张票是爸爸好不容易搞到的！只有两张，你可别后悔！你没听说过《泪血樱花》啊，剧里有日本青年和中国青年的爱情故事……”

看样子是“日本青年”或是“爱情故事”吸引了我！晚上，我跟姐姐去了阅览室斜对面的影剧院……跨国之恋，题材新颖，故事曲折，演员的动作、台词都很有味道，既华丽也有亲和力。演员在剧终落幕时，台下1000多人起身鼓掌，1000多个木质座位发出一片壮观的轰鸣。

回家路上，我对姐姐说，“那个日本青年师光很有意思，虽然一直坐在轮椅上，但身材笔挺，声音洪亮，普通话很地道。”姐姐道，“他是文工团话剧队演员张国立，天津人，所以普通话很有味道。文工团排练的《霓虹灯下的哨兵》《陈毅市长》《杜鹃山》也有他不少戏份。他几个同学前几天在排练厅门口找他签名呢。”

张国立后来在1984年调至四川省人民艺术剧院工作。随着铁路企业改革深化，文工团于1986年2月撤销，原话剧队、舞蹈队、京剧队的演职员分配到各基层单位，成为各单位文艺骨干。这个文工团值得骄傲的是，走出了张国立，还走出了诗人雁翼、知名导演潘小扬、男高音歌唱家闵鸿昌。

我和俱乐部、文化宫的渊源还在继续。毕业后，我在这个铁路企业参加工作。1999年7月，我任文化宫副主任时，带领一支文化服务小分队从成都到华北朔（州）黄（骅港）的“川军”铁路工地巡回演出。之前从文工团分来文化宫的几名演员，也参加了文化服务小分队到工地。我们还带上了影剧院的电影放映机、银幕和电影拷贝《不见不散》《拯救大兵瑞恩》，每天文艺演出后，就放映“坝坝电影”。

一天，我在一工程队的食堂就餐时，工程队熊队长说：“见了你们感到很亲切！我家住在马家花园旁，我妈退休前就在俱乐部工作。”是吗？我急忙打听。熊队长笑眯眯地说，“我妈矮个子，椭圆脸，戴近视眼镜，姓赵……”真是无巧不成书！我的脑海里立刻浮现了赵阿姨从眼镜上方射出来的严峻目光……她的严峻目光的确“很俱乐部”。



Literature&Arts
锦水

08

成都日报

锦观

2023年5月23日
星期二

诗歌

现代化掠影

□陶武先

万象纷呈，华光奇幻。现代业兴，宏猷图展。观科技乾坤而放彩，莅精工时代以开颜。她为小令，粗拟片笺。唱和欣荣，发抒素愿。

西江月·手机

入店双维扫码，行程四处凭条。出门支付袋中掏，方觉忘机可笑。

千里荧屏通话，万般世象呼噜。人生芯片见秋毫，难舍随身通宝。

蝶恋花·高铁

极目玉龙穿洞府。峡谷铺虹，云海通通路。飞越时空今胜古。机车电动消尘雾。正道伸延催健步。联网城乡，巧绘工图谱。万里江山新吐故。未来岂靠神仙许。

鹤桥仙·北斗

司南①旧梦，巡天新景，入轨奇星璀璨。银河浩淼不扬波，看北斗、遥遥运转。导航定位，授时通信，系统功能呈现。跻身鼎足②步维艰，观世道、常须放眼。

注释：
①司南：指南针，中国古代用于辨别方向和方位的仪器。
②鼎足：北斗系统是继GPS、GLONASS之后，世界第三个成熟的卫星导航系统。

卜算子·电脑

万象出荧屏，一键通玄奥。信息风流数字云，迭代翻新貌。

破雾曙光①明，超算神威①耀。功倍中华智造兴，岂止天河1号。

注释：
①曙光、神威、天河：中国超级计算机的时段代表。

破阵子·机器人

巧器还添智器，拟人却又非人。芯脑健全通奥妙，铁臂精能耐苦辛。技臻炉火纯。

自动平台肇启，独行险处搜寻。举止唯依程序律，成败无关功利心。牢骚未有闻。

小重山·大飞机

鹏翼垂天击九天。回眸身万里、越层峦。腾飞清海抱怀宽。龙腾远，负重凯歌还。喷气涡轮转。超强功力载、迈雄关。纵横环宇启新篇。风光道，梦与月同圆。

青玉案·商港

沧波拍岸通商口。举机臂，敲盘手。万吨艘幢方位就。一时集散，四方辐辏。有序环流走。

当年苦力今何有？气度恢宏枢纽。故国高台兴世贸。网云捷报，物联佳构。惊醒天星斗。

定风波·风电

杆塔①如林惹眼明，风透叶片②斗轻盈。借力微飓多发电，奇幻，无尘淬了无声。麦浪翻翻摇曳醒，仙境，万家灯火笑繁星。翻阅山川图画集，惬意，点睛生态自然能。

注释：
①杆塔：风力发电机塔，一般为圆柱形，用于承载风力发电机舱。
②叶片：转子叶片，捉获风，并将风力传送到转子轴心。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